

彼得·潘童话

(英) 詹姆斯·巴里 著
赵万志 编译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彼得·潘童话

(英) 詹姆斯·巴里 著

赵万志 编译

出版社： 西藏人民出版社

书号： ISBN 7-223-111-9

版权所有： 北京烨子工作室

类别： 经典童话

出版时间： 2005-3-1

字数： 25万

内容提要：

彼得·潘童话是英国詹姆斯·巴里所著，其故事说理明事于中，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，是拓展儿童思维的法宝，助其提高想象力的灵丹，教他热爱生活的灵药，每个小故事都经过了精心的选编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彼得的出现·····	(001)
第 二 章	影子·····	(009)
第 三 章	快走吧，走吧！·····	(018)
第 四 章	飞行·····	(033)
第 五 章	真正的永无岛·····	(043)
第 六 章	小房子·····	(055)
第 七 章	地下的家·····	(065)
第 八 章	小美人鱼的礁湖·····	(071)
第 九 章	永无鸟·····	(084)
第 十 章	快乐的家庭·····	(088)
第十一章	温迪的故事·····	(095)
第十二章	孩子们被海盗抓走了·····	(104)
第十三章	你相信有神仙吗？·····	(108)
第十四章	海盗的船·····	(117)
第十五章	“这次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”·····	(124)
第十六章	返家·····	(135)
第十七章	温迪长大以后·····	(144)

第一章 彼得的出现

世上除了一个孩子之外，其余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。孩子们也都会知道自己总要长大成人，温迪也不例外。当她两岁时，有一天她正在花园里玩耍，摘了一朵花儿，拿着跑到她妈妈面前。我想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一定惹人喜爱，达林夫人用手捂着心口大声说：“啊，为什么你不能永远是这样大！”她再没有多说什么，可从这以后温迪知道自己必定要长大。人们两岁之后就会知道，两岁既是一个终点，又是一个起点。

他们家住在14号。在温迪出生之前，达林太太一直是家中的中心人物。她是一位漂亮且又令人喜爱的夫人，还有一颗浪漫的心，和一张甜蜜而又爱逗弄人的嘴。她那颗浪漫的心就如同来自神秘东方的小盒子一样，一个套一个，不论你打开多少个，里面总还有一个。她那甜蜜而爱逗弄人的嘴上，总有一个吻，虽然就在右边的嘴角上，但是温迪却永远无法得到。达林先生是这样娶到她的：当她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时，许多先生——那时不过是一些小伙子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爱上了她，一齐跑到她家向她求婚。然而达林先生却独辟捷径，他雇了一辆车，抢先到达她家，于是就娶了他。达林先生虽然娶了她，但是没得到她心中最里层的那个盒子和嘴上的那一吻。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盒子，至于那一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也不再寻求了。

达林先生经常喜欢向温迪夸口，说她的妈妈不但十分爱他，而且还敬重他。达林先生具有渊博的知识，懂得股票和红利一类的事。他时常说股票涨了股票跌了，他说得振振有词，头头是道，那神情令妇女们十分崇拜。

达林夫人结婚时，身穿洁白的婚纱。最初她把家庭账目理得清清楚楚，一丝不苟，哪怕一根小小的菜芽也不会漏掉。她认为记账十分快乐，好像做游戏一样。但后来渐渐地连大棵大棵的大菜花都写漏了，账本上画满了没有面容的小娃娃像。这些画像寄托着她对自己未来的小宝宝的希望。

第一个出生的是温迪，接着就是约翰，最后是迈克尔。温迪出生以后一两周，她的父母亲对能不能填饱这张要吃饭的小嘴有些忧虑。达林先生为他的女儿温迪感到骄傲，但他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，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沿上，握着她的手，一笔一笔地为她细算抚养孩子需要的费用，而达林夫人怪可怜地看着他。达林先生他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细细地算起来，假如达林夫人打断了他，他又从头开始。

“别打扰我！”他恳求地说，“我现在这里仅有一镑七先令，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在办公室；我可以省下十先令办公室的咖啡钱，加在一起共两镑九先令六便士，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，共有三镑九先令七便士，我的存折上还有五镑，总共有八镑九先令七便士——谁在那儿动？一八九七——小数点在

七前面——别说了，我亲爱的——还有你借给别人的那一镑，——别吵，小宝宝——小数点进位，小宝宝——看，被你搅乱了——我刚才说是不是九九七？是的，我说的是九九七，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靠这九九七度过一年？”

“我们当然可以，乔治，”她说。她十分偏爱温迪，在他们两人中，达林的个性更强一些。

“别忘了腮腺炎”，他似乎用威吓的口气道，接着又算了起来。“腮腺炎我算算要一镑，不过我敢肯定至少要三十先令，——别说了——麻疹要一镑五，德国麻疹半个几尼总共二镑十五先令六便士，别摇手，——百日咳，说要十五先令。”他如此算下去，每次的得数都不相同。但是最后温迪总算通过了，腮腺炎减到十二先令六便士，两种麻疹作为一种处理。

约翰生下后也有同样的恐慌，迈克尔遇到了更大的困难；不过他们俩也都养活了，不久你就能看到3个孩子排成一队，由保姆陪伴着，去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。

达林夫人对现状已十分满意，达林先生却喜欢与左邻右舍进行攀比，他也要请一位保姆。可是他们家很穷，孩子们喝牛奶的费用已够大了，为了减少开支，只好请一位叫作娜娜的纽芬兰大狗充当保姆。来达林家之前，娜娜一直没有固定的主人，它与达林一家人是在肯辛顿公园里认识的，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园里，常常把头伸到小儿推车里偷看，那些粗心大意、懒惰的保姆非常恨它，因为它老是跟着她们回家，向她们的主人揭发她们的疏懒。娜娜是一个出色的保姆，在给孩子洗澡时，它十分细心。夜晚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孩子们稍稍有一点哭声，它就立刻起来。狗舍设在小孩房里。娜娜有一种天才，知道什么时候咳嗽无关紧要，什么时候又必需及时诊治。它自始至终地坚信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，比如大黄叶，但对那些微生物、细菌等一系列时髦的新玩艺儿不屑一顾。它很有礼貌地送孩子们去学校。孩子们规矩的时候，它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；假如孩子们乱蹦乱跳，它就让他们排成一队。每当约翰踢足球的日子，它从来不会忘记给他带球衣，如遇到下雨天，它嘴里总是叼着一把伞。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有一间地下室，保姆一般都在那里等候。她们都坐在长凳子上，而娜娜则卧在地板上，这是它与别的保姆惟一的不同之处。保姆们以为娜娜的社会地位比她们更低贱，所以瞧不起它，其实娜娜还很看不起她们那种无聊的样子。它不喜欢达林夫人的朋友到育儿房去参观，如果有人来参观，它便先解下迈克尔的围裙，给他穿上一件带蓝边的衣服，之后再帮温迪整理一下衣服，梳理好约翰的头发。没有一个育儿房能管理得这么井井有条、整整齐齐，达林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些，可他有时仍担心，生怕邻居们取笑他。他一直忧虑自己在城里的地位。

娜娜也使达林先生十分烦恼。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。

“我知道它十分佩服你，乔治。”达林夫人对达林先生说。然后她又向孩子们示意，一定要特别敬重爸爸。接着他们跳起欢

快的舞来，家中惟一的仆人莉莎偶尔也参与进来。穿着长裙子、戴着仆人帽子的莉莎看起来真像一个矮子，当初雇她时，她曾经发誓自己早已超过10岁了。孩子们跳得多快活呀！最快活的是达林夫人，她跳得旋转如飞，疯狂得让你仅能见到她那一个吻，若是你扑向前去，就可以得到那个吻。在彼得出现之前，还从来没有一个家，比达林一家更为单纯，更为幸福。

达林夫人第一次听说彼得的名字，那是在她整理孩子们的心思的时候。但凡是好妈妈都有这样一种习惯，晚上等孩子熟睡之后，总要整理整理孩子的心思，把白天弄乱了的东西重新整理好，为第二天早晨做好一切准备。假如你能醒来（但当然你不可能），你就会见到你妈妈在做这些事。你会有趣地看到，她整理孩子的心思就如同整理抽屉一样。我想，你会看见你妈妈正跪在床边，愉快地慢慢地察看你心里的东西，她发现有些东西十分可爱，有些东西却不招人喜欢，她便将可爱的东西贴在脸上，把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匆匆忙忙收藏起来。清晨，当你醒来，前一天晚上临睡时的各种顽皮和作恶的念头早已经被叠得很小很小，放在你心里的最底层，而上面则清清爽爽地铺满了美好的思想。

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见过人的心思地图。若是你碰巧见到一幅孩子的心思地图，你就会看到这幅地图不仅杂乱无章，而且还永远旋转不停。图上很多铸齿形的线条，就像你的体温表格，很像一个岛。岛上有东一块西一块使人吃惊的颜色，海面上有珊瑚和轻快的帆船。岛上居住着些野蛮人，还有那荒凉的洞穴；岛上的土地神大多是裁缝；有河流穿过山洞，还有王子和他的六兄弟，一间快要倒塌的草屋，及一位弯鼻子的矮小的老太太。如果仅仅是这些，这张地图也并不难画。但是还有呢，第一天上学校，宗教，父亲，圆池，针线，杀人，绞刑，带间接宾语的动词，吃巧克力蛋糕的日子，穿背带裤，数数，自己给自己拔牙给3便士，等等。总之，所有都乱七八糟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静止不动。

我们就叫它“永无岛”吧，每个人的“永无岛”都不一样。例如，约翰的“永无岛”里有一个湖，湖面上飞着许多红鹤，约翰用箭去射它们。小小年纪的迈克尔的“永无岛”，却是很多湖飞在一只红鹤上面。约翰住在翻倒在沙滩上的船里，迈克尔住在一个皮棚子里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制成的屋子里。约翰没有朋友，而迈克尔在晚上有朋友，温迪的朋友却是一条被父亲抛弃的心爱的小狼。总的来说他们的“永无岛”都还有些相似，假如摆成一行，你会发现有的地方一模一样。在神奇的岸边，玩耍的孩子们永远是驾驶着他们的油布小艇。我们也到过那儿，现在仍可听到水浪拍岸的声音。

在所有令人愉快的岛屿中，永无岛是最舒适、最紧凑的，从一处奇遇到另一处奇遇都近在咫尺，密集得恰到好处。你白天用椅子及桌布在那里玩儿时，一点儿也不奇怪，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，它变得完全像真的一样。

达林夫人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漫游时，偶尔会碰到她所不懂的东西，最令她莫名其妙的是彼得这个名字。她不认识谁是彼得，但是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灵里四处都有他，温迪的心也开始涂满他的名字。这个醒目的名字比别的字笔画更为粗大，达林夫人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它，感到它有一副特别骄傲的样子。

“是的，他是有点骄傲，”温迪遗憾地承认。她妈妈一直在问她。

“他到底是谁，我的宝贝？”

“妈妈，你知道吧，他就是彼得·潘。”

达林夫人开始并不知道，但是她回想起童年，便记起有一个彼得·潘，传说他和神仙住在一起。关于他有些奇怪的故事，例如说孩子们死了，他总要陪着他们走一段路，以免他们害怕。她那时一直很相信这个传说，但现在她已结婚了，见识也增多了，所以十分怀疑是否真有这样一个人。

她对温迪说，“现在他应该长大了。”

“噢，没有，他还没有长大，”温迪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她，“他正好和我一样大。”她的意思是说，彼得的心和身体都与她一样大。

达林夫人和达林先生商讨过这事，达林先生只是微微一笑。

“听我的话，”他说，“一定是娜娜胡编乱造的，这正是一只狗具有的念头。别去管它，事情自然会过去的。”

然而事情并没有过去。不久这个顽皮淘气的小男孩让达林夫人大吃一惊。

孩子们常对那些极其奇怪的经历不以为然。他们会在某件事情发生一星期后才说。比如，他们在林中遇到了死去的父亲，并与他一起玩了游戏。有一天早晨温迪漫不经心地偶然说起一件事，这件事听起来真让人不安，育儿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几片树叶，孩子们睡觉时地板上并没有树叶，达林夫人觉得很奇怪，温迪笑眯眯地说：

“我深信肯定又是那个彼得干的！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温迪？”

“他太淘气了，玩儿完以后地都不扫。”温迪叹了一口气说。她是一个爱干净的孩子。

于是她把事情照直告诉妈妈，她认为彼得有时候晚上来到育儿室，坐在床上她的脚那头，为她吹笛子。不幸的是，她从没醒过，所以她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，但是她就是知道。

“你胡说八道，我的宝贝，谁也不会不敲门就进房里来的。”

“我想他肯定是从窗子里进来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亲爱的，这是三层楼上啊。”

“树叶不就在窗子前吗，妈妈？”

确实不错，就是在距离窗很近的地方发现树叶的。

达林夫人不知道如何想才对，温迪说的一切都合情合理，

你不能讲她一直在说梦话。

“我的孩子，”达林夫人说，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温迪轻描淡写地说。她忙于要去吃早饭。

温迪一定是在做梦。

但是，那里确实有树叶。达林夫人仔细检查了一番，是些仅有骨骼的树叶，但她肯定这不是英国的树叶子。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的用蜡烛照着来寻找生人的足迹。她拿火棍敲打着烟囱和墙。她从窗户前放下一根带子到地上，垂直高度达 30 英尺，连一个可以爬上来的水管子都没有。

毫无疑问，温迪肯定是在做梦。

但是温迪并没有做梦，第二夜就看出这一点，可以说孩子们特别的经历是从这一夜开始的。

在我们所说的这天晚上，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，碰巧娜娜不在育儿室，达林夫人帮孩子们洗完澡以后，又给他们唱歌，直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放了她的手，溜入梦乡。

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，那么舒适，她不再为孩子们担心了，安静地坐在火旁缝衣服。

这件衣服是替迈克尔缝的，他生日那天要穿上这件衬衫。

暖融融的火，三盏忽明忽暗的灯，忽然，达林夫人手中的东西跌落在腿上，她的头垂了下来，啊，她睡着了。看看他们四人，温迪与迈克尔在那边，约翰在这边，达林夫人在火旁。应该还有第四盏点着的夜灯。

达林夫人睡着以后，便做了一个梦。她梦见“永无岛”近在咫尺，一个非常奇怪的孩子从那里冒了出来，她并不对这个男孩感到吃惊，因为她觉得从前在许多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脸上她好像看见过他似的。也许在许多妈妈的脸上也可以见到他。但是在她的梦乡里，他揭开了蒙在“永无岛”上的那层薄膜，她看到温迪、约翰和迈克尔从那条裂缝向里面窥望。

这梦本来不过只是一件小小的事儿，但就在她做梦时，育儿室的窗子被吹开了，果然有一个男孩子从窗口跳落到地板上。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团奇异的光，那团光并不比你的拳头大，它像一个活东西似的在房里乱飞，我想一定是这团光亮惊醒了达林夫人。

她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看到这个男孩，不知为什么，达林夫人立刻就明白了他肯定就是彼得·潘。如果你或我或温迪在那儿，我们就会觉得，他的样子十分像达林夫人的那个吻。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，穿着用树叶和树枝做的衣服，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，他还有一口完好无缺的乳牙，他见达林夫人是大人，便紧紧地咬住两排珍珠般的小牙。

第二章 影子

达林夫人吓得尖叫了一声，随着这声喊叫，房门一下就开

了，娜娜走了进来，它出去散步刚刚回来。看见房里发生的一切，它咆哮着朝那孩子扑过去，那男孩连忙轻轻地跳上窗口逃了出去。达林夫人又被吓得大叫一声，她担心那男孩，以为他一定摔死了，于是急急忙忙跑下楼，冲到街上去寻找那个男孩小小的尸体，但街上根本没有什么尸体。她抬头举望，一片茫茫黑夜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一点光亮穿过夜空，她认为那是一颗流星。

她回到育儿室，只看见娜娜嘴里衔着什么东西，原来是那孩子的影子。孩子向窗外跳的时候，娜娜立即去关窗子，虽然没有抓住他，可是他的影子却被窗子关住了，并被娜娜扯了下来。

达林夫人仔仔细细地检查那个影子，但看来看去，觉得它十分普通，毫无异样。

娜娜有一个处理这个影子的最佳的方法。它把影子挂在窗外，意思是说：“他一定会回来取的，让我们把它挂在一个容易被取走而又不会惊吓到孩子们的地方吧。”

不幸的是，达林夫人不愿意，她不想把这影子挂在窗外，因为这样做就像是在晾晒刚洗的衣服，降低了她家的品味。她想拿影子给达林先生看看，但达林先生正在忙于计算约翰和迈克尔买冬大衣所需要的钱，他将一条湿毛巾圈在头上，以保持头脑清醒。见到这种情形，达林夫人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他，知道他肯定会说：“这就是请狗做保姆的后果。”

她把影子卷起来，小心地放进一只抽屉里，等有适当的机会再告诉她的丈夫。

过了一星期，机会终于到了，那是永远难忘的星期五，当然是一个星期五。

“星期五我应该特别特别小心。”她以后时常对她丈夫说，这时候娜娜就站在她旁边，紧紧握着她的手。

“不，不，”达林先生总是说，“我应负全部责任。一切都是我乔治·达林干的。Mea Culpa, Mea Culpa（我之过也，我之过也）。”他曾经受过古典文学教育。

他们一夜接一夜地坐着，回想那个不幸的星期五，直到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。

“要是那天晚上我不去参加 27 号的宴会就好了。”达林夫人说。

“那天我假如不把我的药倒在娜娜的碗里就好了。”达林先生说。

“假如我假装爱喝那药该多好。”泪汪汪的娜娜表示。

“都怨我太爱参加宴会，乔治。”

“都怨我那倒霉的幽默天赋，亲爱的。”

“是我太将小事看得过于严重了，我亲爱的主人们。”

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痛苦起来。娜娜想，“确实，确实，他们不应该请一只狗来当保姆。”达林先生不断地用手帕替娜娜擦眼泪。

“那个恶魔！”达林先生大叫起来，娜娜也跟着咆哮起来，但达林夫人从没责骂彼得，她的右嘴角上似乎有点什么东西不让她骂彼得。

他们坐在那空荡荡的育儿室，呆呆地回忆起那可怕的一晚，每一个微小的细节。那一晚如同平常的夜晚一样，十分平静，娜娜为迈克尔倒好了洗澡水，随后把他驮了过去。

“我不睡觉，”他大喊，好像一切都是他说了算，“我不，我不。娜娜，还不到6点钟呢。你呀，你呀，我再也不爱你了，娜娜。我告诉你我不愿洗澡，我不，我不！”

这时候，达林夫人走了进来，穿着她的白色的夜礼服。她特别早早地就穿好礼服，因为温迪喜欢看妈妈穿夜礼服，达林夫人还戴上乔治送的项链及向温迪借来的手镯，温迪喜欢把她的手镯借给妈妈戴。

她看见两个较大的孩子正在玩游戏，他们俩假扮成自己的父母，表演温迪出生那天的情形，约翰正在说：

“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，达林夫人，你现在正式是一个母亲了。”那声音和声调和达林先生讲的一模一样，就好像那天他真是这么说的一样。

温迪欢喜地跳着舞，摹仿达林夫人当时的样子。

之后约翰又出生了，他们表演得格外热闹，迈克尔洗完澡进来也要求生他，可是约翰残忍地说他们不想再生孩子了。迈克尔差一点哭出来。“没人要我。”他说。穿夜礼服的那位太太见到这种情景，当然再也坐不住了。

“我要，”他说，“我正想再要第三个孩子。”

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迈克尔不放心地问。

“男孩。”

.....

他们继续回忆。

“正在这时候，我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去，是不是？”

达林先生嘲笑自己，他当时确实像一阵旋风似的。

达林先生也在为参加宴会穿礼服，一切都十分顺利，等到打领结时就出现了麻烦。说起来实在令人奇怪，达林先生虽然通晓股票和红利，却打不好领结。有时候他毫不费力就能把领结打得好好的，但在另外一些场合，他就很高傲。

现在正好是这种场合。达林先生冲进育儿室，手里抓着一个揉得乱七八糟的小领结。

“怎么啦，怎么回事，亲爱的父亲？”

“什么事！”他狂吼，他真是狂叫，“这个领结，总是弄不好。”他极其生气地说，“它一到我的脖子上就搞不好，在床杆上一下子就能弄好。可不是吗？我在床杆上一下就结好了20次，可一到脖子上，一次都不成！噁哟，我的小乖乖，你放过我吧！”

他认为这样喊还没引起达林夫人的重视，便更加严重地说：“太太，我警告你，如果这领结不能很快地结好，我们今

晚就不去赴宴了，假如我今晚不能去赴宴，以后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，今后我要是不再去上班，咱们俩就都会饿死，我们的孩子们就会丢到街上去，沿街乞讨。”

达林夫人仍十分镇静。“亲爱的，我来帮你试试。”她说。

其实这正是他所盼望的。她用小小的手为他打起领结来，这时候孩子们站成一圈儿，看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决定。有些男人或许并不欢喜夫人一下就轻而易举地把领结打好，达林先生并不这样。他随便对她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背着迈克尔在屋里跳起舞来。

“我们当时真是闹得太凶了！”达林夫人现在回忆起来说。

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闹着玩！”达林先生叹息。

“啊，乔治，你还记得吗？迈克尔忽然对我说，‘妈妈，你是怎么认识我的？’”

“我记得的！”

“他们是多么可爱，是不是，乔治？”

“他们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！可是现在他们却走了。”

娜娜进来后，他们不再闹了，不幸的是达林先生和娜娜撞在一起了，狗毛沾满了他的这条新裤子。他还是头一次穿带有背带的裤子，所以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巴，以免哭出来。当然达林夫人会帮他刷掉狗毛，但他还是说起用狗当保姆的错误。

“乔治，娜娜是个宝贝。”

“确实，然而我有时候心里不安，觉得它好像把孩子们当小狗带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确切地说它知道他们是有灵魂的。”

“我怀疑，”达林先生沉思说，“我怀疑。”他的妻子认为这可是一个机会，可以就此告诉他那个孩子的事。开始他对这事一笑了之，但是当拿出影子给他看时，他才慢慢地沉思起来。“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”他仔细地察看着说，“但是他确实像个坏蛋。”

“你记得吧，”达林先生说，“当娜娜带着迈克尔的药进来时，我们正在讨论这事儿。娜娜，你今后别再用嘴衔着药瓶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”

他虽然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，但是对于吃药还是有点儿害怕。如果说他有一个弱点的话，那便是他总以为自己吃药很勇敢，因此当迈克尔躲避娜娜嘴里的药匙时，他便责骂道：“迈克尔，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不嘛！”迈克尔顽皮地大叫。达林夫人拿着一块朱古力走出来送给他，达林先生却以为这样意味着意志不坚定。“夫人，不要溺爱他。”他在她后边大声说，“迈克尔，我像你这么大年纪时，吃起药来一点也不啰嗦。我总说，‘谢谢你们，亲爱的父母们，叫我吃药是为了我好。’”

他的确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实，现在穿着睡衣的温迪也相信这些，她鼓励迈克尔道：“爸爸，你常吃的那种药，比这难吃得更多，是吗？”

“确实难吃多了，”达林先生勇敢地说，“迈克尔，如果那药瓶不是被我丢了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你做个榜样，吃给你看。”

其实，他并未把药瓶扔了，而是趁深夜悄悄地爬到衣柜顶上把药瓶藏了起来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药瓶被忠实的女仆莉莎找到了，并把它放回到洗脸盆架上。

“爸爸，我知道药瓶在哪儿，”温迪立刻大声喊道，她总是喜欢帮忙，“我去拿。”他还没来得及拦住她，温迪早就跑去了。他一下子不知怎么的就泄了气。

“约翰，”他战战兢兢地道，“那药是最难吃的东西，又粘又甜，令人作呕。”

“一吞就没事了，爸爸。”约翰得意地说。这时候，温迪拿着一玻璃杯的药水，冲了进来。

“我是尽全力跑着来的。”她喘着气说。

“你真是太快了！”她爸爸用带着报复的口气，委婉地讽刺她说，“迈克尔，你先吃。”

“爸爸先喝。”迈克尔说，他生性多疑。

“我会作呕，你知道吗？”达林先生吓唬他说。

“吃吧，爸爸。”约翰说。

“你别说话，约翰。”他父亲严肃地说。

温迪莫名其妙。“我以为你很容易就可以吃下去，爸爸。”

“问题不在这儿，”达林先生回答说，“问题是我杯子里的药要比迈克尔勺子里的多一些。”他骄傲的心几乎要迸裂了，

“这太不公平，我即便只剩最后一口气，我还会说，这太不公平。”

“爸爸，我正等着哩！”迈克尔冷冰冰地说。

“你倒说得好，你等着，我也等着哩。”

“爸爸是一个没骨气的懦夫。”

“你也是一个没骨气的懦夫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我也不怕。”

“那么你吃呀。”

“那么你吃。”

温迪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“为什么不能两个人同时吃呢？”“当然可以，”达林先生说，“你准备好了吗，迈克尔？”

温迪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迈克尔吃下了他的药，而达林先生则将自己的药藏在了背后。

迈克尔气愤得大叫起来，温迪也喊道“啊，爸爸！”

“‘啊，爸爸’是什么意思？”达林先生说，“别叫啦，迈克尔。我确实想吃下去，但是我——我没有吃到。”

三个孩子用一种吓人的眼光望着他。“你们听我说，”娜娜刚一走进浴室里，达林先生就对孩子们说道，“我刚想起一个绝妙的玩笑。我把我的药水倒在娜娜的碗里，她会把它当做牛奶喝下去。”

药的颜色与牛奶一样，孩子们又不具有他们爸爸那种幽默感，所以他们只能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他把药倒在娜娜的碗里。“太好玩啦！”达林先生含糊糊地说。达林夫人与娜娜回来以后，他们谁也没敢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。

“娜娜，我亲爱的好狗，”他亲热地拍打着它说，“我把一点牛奶倒在你碗里，娜娜。”

娜娜高兴地摇了摇尾巴，跑过去舐着把药全喝光了。接着，它瞪着眼睛狠狠地看了达林先生一眼，那眼神不无愤怒，达林先生看到又大又圆的眼泪从它眼里滴下来，感到真有点儿对不起这只忠厚的狗。娜娜默默地忍受着，爬进了狗舍。

达林先生觉得羞愧难当，但是他并没让步。在可怕的寂静中，达林太太闻了闻那个碗。“啊，乔治”，她立即喊道，“这是你的药啊！”

“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。”他也大声地说。她抚摸着她的孩子，温迪可怜地搂着娜娜。

“太好啦！”他痛苦地说，“我在家里辛辛苦苦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来取笑我。”

温迪仍搂着娜娜。“对啦！”达林先生大声喊道，“去疼爱她吧！没有人疼爱我。没有！我仅仅只是给你们挣钱，我为什么要被疼爱呢——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！”

“乔治”，达林夫人请求他，“别这样大声，仆人们会听到的。”不知为什么他们老是把莉莎叫做仆人们。

“让他们听到吧！”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，“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听吧。我再也无法容忍让那只狗在育儿室做主人了，一刻也无法容忍。”

孩子们哭了，娜娜跑来向他求情，但是他挥了挥手让她快回去。这时，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“没用，没用，”他叫道，“你应该呆在院子里，你现在赶紧到院子里去，我会把你拴起来。”

“乔治，乔治。”达林夫人小声地说，“别忘了我告诉你那男孩的事。”

达林先生不听，他决心要看看究竟谁是这家里的主人，当命令不能把娜娜唤出狗舍的时候，他使用甜言蜜语引诱她出来，之后粗暴地捉住它，强行把它从育儿室里拖出去。虽然他觉得这样做十分惭愧，但他还是这样做了，因为他生性太注重感情了，一心想得到孩子们的敬重。娜娜被拴在院子里，可怜的父亲走到过道里，双手捂住眼睛，坐在那里。

这时候，达林太太在异常的宁静中，把孩子们都哄上床睡觉，并点燃了夜灯。孩子们都能听见娜娜的吠声，约翰呜咽着说：“都是因为爸爸把它拴在院里了。”而温迪知道得更多些。

“这不是娜娜不高兴的吠声，”她说，“这是她感觉到危险的吠声。”

危险！

“你能肯定吗，温迪？”

“肯定。”

达林太太害怕得直发抖，她走到窗子前，窗子被锁得严严实实。她向窗外望去，只看见颗颗繁星洒满了夜空。密密麻麻的星星都紧紧地围绕在房子周围，好像好奇地等待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，可惜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也没注意到有一两颗小星星在向她们挤眼睛。但是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抓住了她的心，她喊道：“唉，我真不愿意今晚去参加宴会！”

就连已经半睡的迈克尔，也知道妈妈不放心，他问道：

“妈妈，点上夜灯之后，还会有什么东西能来伤害我们吗？”

“不会，好宝宝，”妈妈说，“夜灯就是妈妈留下的眼睛，它能守卫着孩子们。”

她走到孩子们的一张床前，为他们唱着迷人的摇篮曲，小迈克尔伸出两只小胳膊亲热地搂住妈妈。“妈妈，”他说，“我喜欢你。”这是很久以来她听见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距27号仅仅几码，不过下了一点点小雪，达林夫妇机灵地挑着路走，生怕弄脏了鞋子。街上仅有他们两个人了，满天的星辰都在窥望着他们。颗颗星星都是美丽的，但是它们却不能积极地参与任何事情，永远只能冷眼旁观着一切。这是对它们的一种惩罚，因为很久以前它们做过错事，至于是什么错事，由于时间太久，现在没有一颗星星知道。所以年纪老的星星都变得目光呆滞，并且沉默寡言（星光闪烁就是星星的语言）。年幼的星星感到惊讶。它们与彼得并不具有真正的友谊，因为彼得总喜欢搞恶作剧，时常悄悄地溜到它们背后，想吹灭它们。可它们也十分喜欢闹着玩儿，所以今夜都站在彼得一边，急于想把大人们支开。达林先生和太太刚一走进27号，关上门以后，天空中就立刻骚动起来，银河众星中一颗最小的星星大声叫道：

“现在开始吧，彼得！”

第三章 快走吧，走吧！

达林先生和太太刚离开家的时候，三个孩子床边的夜灯仍十分明亮。这是三盏十分好的小夜灯，人们一心希望这几盏灯都醒着见到彼得。然而，过了一会儿，温迪床边的那盏灯眨了眨眼睛，打了一个呵欠，其余那两盏灯也跟着打起呵欠来。它们还没来得及闭上嘴，三盏灯就全都熄灭了。

这时候，房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光亮，比那夜灯亮1000倍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我们说话的一瞬间，这光亮已经把房间里所有的抽屉都寻找遍了。它在寻找彼得的影子，它搜遍了每个衣柜，甚至把每个衣口袋都翻了过来。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光亮，因为她迅速地飞来飞去，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一道光亮似的，在她停住的那一秒，你就可以看出她原来是一位小仙女，虽然

这个小仙女没有你的手掌长，不过她还在不断地生长。她名字叫叮当铃，那又短又窄用干树叶做的衣服，恰到好处地把她优美的身材体现出来，只是她稍微有一点儿胖。

小仙女刚刚走进屋里，窗户便被那颗小星的喘气吹开了，彼得进来了。他带着叮当铃走了一段路，手上沾有不少的仙粉。

“叮当铃”，彼得看清孩子们都在熟睡，轻轻地说，“叮当铃，你在哪儿？”这时候叮当铃正在一个瓶子里，她特别喜欢这地方，以前她从未在瓶子里呆过。

“啊，快从瓶子里出来，告诉我，他们把我的影子藏在哪里了？”

十分可爱的叮当铃，像是金铃一般，回答了他的问题。这是仙女的语言。普通的孩子们是永远听不见的，即使你们听到了，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。

叮当铃告诉彼得，影子就在那只大箱子里。她是说那个有抽屉的柜子，于是彼得跳到抽屉里边，把里面的东西都撒在地板上，就像是国王把半便士扔向欢呼的人群一般。一会儿，他就找到了影子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竟然忘记了他把叮当铃关在了抽屉里。

他可能有点儿思想，他想他的影子和自己相互一挨近，就会像水滴一样溶和在一起，然而他吃惊地发现，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。他试图用浴室里的肥皂来解决问题，但也失败了。彼得打了一个冷战，坐在地板上痛哭了起来。

他的哭声惊醒了温迪，她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着地板上坐着一个陌生人在哭，毫不惊讶，只感到好玩和有趣。

“孩子，”她客气地说，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
彼得也显得很懂礼貌，他曾在仙女的盛会上学到了一些主要的礼节。他站起来向温迪优美地鞠了一躬。温迪非常高兴，在床上也很优美地给他回鞠了一躬。

“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温迪·莫伊拉·安吉拉·达林，”她颇有点得意地回答，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彼得·潘。”

她早已经料到他就是彼得，但这个名字似乎看起来太短了。

“就只这个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很严厉地答道。他还是第一次感觉这名字太短。

“我替你感到惋惜。”温迪·莫伊拉·安吉尔说。

“没关系。”彼得说。

温迪问他住在什么地方。

“第二个右拐弯，”彼得说，“之后笔直走，一直走到清晨为止。”

“好一个可笑的住址！”

彼得有点儿丧气。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可笑的住址。

“不，不可笑。”他说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温迪想起她自己是主人，于是亲切地说，

“与你通信，地址也是这样写吗？”

彼得希望她最好别提写信。

“我收不到任何信。”彼得轻蔑地说道。

“但你妈妈要收到信的吧？”

“我没有妈妈。”他说。他不但没有妈妈，而且根本没想过要有一个妈妈。他认为人们把妈妈看得太神圣了。这时温迪觉得自己正遇到了一出悲剧。

“啊，彼得，怪不得你在那里哭。”她说，然后跳下床，跑到他身旁。

“我哭的不是妈妈，”他十分气愤地说，“我哭是因为我粘不上我的影子。况且，我并没有哭。”

“影子掉下来了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温迪看到了地板上的影子，被拖得很脏，她为彼得感到难过。“真糟！”她说，但当她看到他试图用肥皂把影子粘进去时，又觉得很好笑。真像一个幼稚的孩子！

庆幸的是，她一下子就知道了应该怎样去做。“肯定是要缝起来。”她用带有一点保护人的口气说道。

“什么叫做缝？”他问。

“你真是蠢得可怕！”

“我才不蠢！”

温迪很喜欢彼得这傻里傻气的样子。“我的小人儿，我来给你缝上。”她说，虽然他和她一样的高。她拿出针线盒，把影子缝到彼得的脚上。

“痛是要有一点儿痛的。”她警告他说。

“啊，我不哭。”彼得说，他认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哭过。他真的咬住了牙，没有哭。不一会儿，影子就被缝好了，只是有一点点皱痕。

“也许我应该把它好好熨一熨。”温迪沉思地说，可彼得就像男孩一样，一点儿也不注重外表，喜欢在房子里乱跑乱跳。他早已把温迪赐于他的快乐忘记了。他认为是他自己把影子粘上去的。“我多么聪明啊！”他高兴得大喊起来，“啊，我多么能干呀。”

如果说彼得的这种骄傲自大正是他的可爱之处，固然有些勉强，但是说实在的，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傲慢的孩子。

当时温迪很惊讶。“你这个傲慢的家伙，”她尖刻地讽刺他说，“当然我什么也没做！”

“不过你还是帮了一点儿忙。”彼得随随便便地说，继续在那儿蹦蹦跳跳。

“一点儿？”她傲慢地反问说，“如果我没有用处，我应该可以走了。”她神气活现地跳上床，用毯子蒙住脸。

彼得装作要走开的样子，想要让温迪抬头看他，结果没成功。于是他坐到床头用脚轻轻的踢她。“温迪，”他说，“你别走。温迪，我一高兴起来，就实在禁不住要自夸几句。”她仍没抬起头，虽然她用心在听。“温迪”，他接着说，他说话的语调使任何女孩都无法抗拒，“温迪，一个女孩子比20个男孩都有用得着多。”

温迪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女人味，虽然她只有几寸高，听了彼得的话她便从床毯里伸出头来向外偷看。

“你真是这样认为的吗，彼得？”

“是，真的。”

“我认为你太可爱了，”她说，“我要起来。”于是她与彼得一起坐在床边上。她还说假如愿意，她将给他一个吻，可彼得没有听懂她的意思，期待地伸出了他的手。

“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亲吻吧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你给我一个吻，我就会知道，”他局促地回答。为了不伤害他的感情，温迪给了他一个顶针。

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我可以给你一个吻吗？”她很拘谨地回答说：“假如你愿意。”她把她的脸向他凑过去，显得十分温顺，但彼得仅仅把一颗纽扣放在她的手里，于是她又慢慢地把脸退回原处，她很愉快地说要把他的这个吻挂在项链上，戴在脖子上。于是，她将纽扣挂在项链上，后来这个东西救了她一命。人们彼此介绍过以后，习惯于相互询问年龄，做事一贯正确的温迪也这样做了，她问彼得多大年纪。彼得觉得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不安地回答说，“但是我很年轻。”他确实不知道，不仅仅是猜测。接着他胡乱地说，“温迪，我出生的那一天就逃跑了。”

温迪十分惊讶，但也觉得十分有趣，于是她用那迷人的待客的礼貌，碰了碰夜礼服，以示意彼得能够与她坐近些。

“我听到我的父母谈论”，他低声地解释，“说我将来长大后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非常激动不安。

“我永远也不想成为一个长大的人，”他气愤地说，“我永远想做一个小孩子，永远玩耍。于是我就跑到肯辛顿公园，陪着仙人们一起住了很久很久。”

温迪十分羡慕地望了望彼得，他不仅出逃，还结识了仙人们。温迪一直过着一种普通的家庭生活，听说彼得和仙人们结识，感到很有趣。她提出很多很多关于仙人的问题，使彼得很奇怪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仙人们是相当讨厌的，常常妨碍他，有时候他还不得不躲避她们。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喜欢她们的，于是他告诉了温迪仙人的来历。

“温迪，你瞧，当第一个婴儿发出第一声笑时，那笑声便破碎成一个块，所有一块块的笑声就到处欢蹦乱跳，这就是小仙女的来历。”

这些话真无聊，但老是呆在家里的温迪却喜欢听。